



賽車場邊的人家

雅寧娜·齊雅諾夫斯卡著

新文藝出版社

雅寧娜·齊雅諾夫斯卡

賽車場邊的人家

梁俊青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一九三九年，德國法西斯強盜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波蘭是首先被侵略的國家。法西斯強盜以軍事威力，暫時壓倒了波蘭人民的抵抗，佔領了波蘭首都華沙。可是華沙的居民並不屈服，他們在共產黨的直接和間接的領導下，向敵人展開了各種地下鬥爭。本書通過華沙賽車場邊公寓裏的幾家人家的苦難和活動，反映了華沙居民的英勇鬥爭和愛國主義精神。同時也着重地描寫了安娜，在黨的啓發和領導下，怎樣從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成長為一個領導公寓裏居民進行艱苦卓絕鬥爭的愛國志士，怎樣進而成長為共產主義的戰士。賽車場邊的幾家人家只是千百萬波蘭愛國人民中的一個範例而已，通過作者的細緻翔實的描寫，我們可以從書中獲得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

Janina Dziarnowska

POWIESC O ANNIE

根據 “Das Haus an der Rennbahn”

Sachsenverlag Dresden 1953 年德文本轉譯

賽 車 場 邊 的 人 家

雅寧娜·齊雅諾夫斯卡著

梁 俊 青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897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8 7/16 字數 194,000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4,500 定價(6) 0.89 元

書中人物簡介

A 公寓裏的人物

(一)底層，印刷所裏的：

逸安·奧齊默克 排字工人，是書中的重要角色，參加革命，領導公寓內的進步分子和外面的革命組織進行地下鬥爭工作，後來被公寓裏的奸細告密，不幸被捕處死。

華澤克·科托維慈 是奧齊默克的得力助手，遭人告密後被捕，終於運用了他的機智，在遞解途中脫逃；脫逃後繼續進行革命工作，一直到革命勝利。

史泰西葉克·窩質克斯 是組織方面派來協助華澤克工作的青年。

(二)底層，雜貨店裏的：

魯賓斯坦夫人 店主，猶太人，丈夫施慕兒去世已久。她是典型的小商人，唯利是圖；但她通過進步分子的啓發以後，也能犧牲個人利益，勇往直前地爲羣衆的安全和利益服務。

馬利斯 她的兒子。

露齊亞 她的大女兒。

郁蘭泰 她的女兒。

(三)底層，門房裏的：

柯慈勞斯基 是這所公寓的看門人，以前是某大工廠的五金工人，因參加罷工被捕；自獄中釋出後被解職，改任看門職務。他在大戰初期應召從軍。當波蘭敗降時被拘禁在俘虜營中，在蘇聯紅軍解放波蘭後，重新得到了自由。

柯慈勞斯卡 柯慈勞斯基的女人，通過公寓內積極分子的啓發後也參加地下革命工作。

胡拉德克 她的兒子，在大戰初期爲德國法西斯強盜所槍殺。

(四)住在二層樓上，會計科科長的一家：

卡齊米爾茲·格羅托夫斯基 是某合作社會計科科長，爲人公正熱誠，極得同事及經理信任。大戰初期，以後備少尉資格應召參加作戰，在庫特諾衛國戰役中陣亡。

安娜·格羅托夫斯卡 上述會計科科長的妻子，爲本書主角，出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富正義感，熱愛祖國，做事幹練，是在戰爭生活的鍛鍊中成長起來的革命女英雄。

伊克那斯·格羅托夫斯基 安娜的兒子，通過奧齊默克的關係，很早就參加革命工作。後來遭到同寓所的奸細告密被捕，直至波蘭解放後，才從集中營釋放出來，繼續幹革命工作。

(五)住在二樓的房屋管理員的一家：

雷斯尼也甫斯卡夫人 本公寓的女管理員，丈夫早已去世，只生一女。她是資產階級社會中最常見的女人：愛虛榮，愛面子，一心想通過她女兒的關係來滿足她向上爬的慾望。

萊拉 雷斯尼也甫斯卡的女兒，完全是當時社會裏的“摩登女郎”，雖然也參加過營救猶太籍文藝批評家羅曼的工作。

(六)三樓上布爾俊斯基的一家：

泰斗慈·布爾俊斯基 大戰前是個教員，也是個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在衛國戰爭中參加前線的戰役，波蘭敗降後又積極領導地下鬥爭，一直到波蘭解放戰爭的完成。他的藏書對於伊克那斯，華澤克和安娜三人的參加革命工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左馥霞·布爾俊斯卡 布爾俊斯基的妻子，有着善良的性格，肯爲羣衆的利益服務，可是也相當固執，在大戰初期被炸身亡。

胡羅德克 是泰斗慈的兒子，因父親遠出在外，母親又被炸死，從小就由安娜撫養。戰爭環境把他鍛鍊成爲敏感的孩子：沉着，機智，完全像一個成人。

(七)住在三樓的米也慈維恩斯基一家：

郁齊亞克·米也慈維恩斯基 電車工人，住在布爾俊斯基隔壁，大戰前就積極參加社會運動，但沒有找到正確的道路。大戰開始後通過安娜和奧齊默克的啓發，毅然參加了地下革命工作，充分發揮了他的積極作用。

海蘭卡·米也慈維恩斯卡 郁齊亞克的妻子，生性溫柔敦厚，不問世事，只以服從丈夫撫育孩子爲天職，是舊社會裏的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可是她通過了安娜這一羣人的啓發以後，對於革命工作也作出了貢獻。

郁列克和史泰西葉克 他們夫妻倆的兒子。

(八)住在三樓的雅米奧爾考斯卡一家：

雅米奧爾考斯卡 女裁縫，丈夫早已去世，住在布爾俊斯基的對面；愛虛榮，自私，想依靠她女兒出賣肉體、犧牲色相來過腐朽的生活。

萬齊亞 上述女裁縫的獨養女，受她母親的影響，成爲出賣肉體、出賣人格的賣國者。後被革命的地下工作者所刺殺。

(九)住在三樓的克拉夫希克一家：

克拉夫希克 郵差，住在雅米奧爾考斯卡隔壁。華沙被圍攻時曾參加衛國戰爭；波蘭敗降後回家，繼續在郵局工作。但不久以後被佔領軍捕去，過了兩星期就慘遭殺害。

克拉夫希柯娃 克拉夫希克的妻子，典型的舊式女子，好吃懶做，自私自利，愚蠢而且固執；結果藉行乞爲生。

巴西亞 她的大女兒。

克里西亞 她的二女兒。

B 公廨外的人物：

葉新斯基 舊知識分子，在華沙被佔領期間，辦了一個秘密補習班，教育青年學子，但他只是爲官僚地主階級服務，並和倫敦的舊波蘭政府有聯系，他沒有想念到波蘭的廣大羣衆，尤其是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

克洛卜賴夫斯基 是波蘭籍的“德國人”，其實他究竟是不是德國人，還是很成問題，只因德國人佔領了波蘭，便自認爲是個德國人。

羅曼·費爾施 著名的猶太籍文藝批評家，被法西斯黨徒關在集中營，將遇害時，幸得地下革命組織把他救出。後來主編秘密出版的刊物。

史泰法·萊本遜 羅曼的妻子，和丈夫一同被捕，一同遇救。

馬勒克 安娜的學生，參加了奧齊默克所主持的秘密組織，因偷運軍火在火車上被佔領軍發覺，企圖脫逃時被佔領軍槍殺。

尤列克 也是安娜的學生，意志薄弱，出賣了同班中的積極分子。

郁列克·米釋考夫斯基 是布爾俊斯基的司機，協助布爾俊斯基做了不少工作。

楔 子

這公寓裏的防空準備工作做得還是很不夠的。

當然，一些決議和措施是已經有了。那位住在二層樓的房客，某合作社的會計科科長卡齊米爾茲·格羅托夫斯基已被任命爲防空警衛員。看門人柯慈勞斯基也已經在扶梯間內準備好黃沙和水。大門上貼着通告，教導大家怎樣應付空襲和防毒。格羅托夫斯基又曾在房屋管理員的家中舉行了一次會議；參加的人們裏面有一位是管理員的女兒萊拉，她在本年春天參加過紅十字會所主持的救護訓練班。看門人柯慈勞斯基也參加了這一次會議。

到了八月底，格羅托夫斯基和柯慈勞斯基都被徵召去服兵役了。因此，從九月二日起，萊拉便替整個公寓的居民準備好蘇打粉，又訓練他們在敵人施放毒氣時把消毒紗布浸了蘇打製成的溶液，戴在面具上來防禦毒氣。這幾天來，飛機在整個華沙的上空嗡嗡地鬧個不停。

前綫的消息已經難於使人相信了。那位住在三層樓的教員布爾俊斯基便把他的收音機安置在敞開的窗台上。他的鄰居米也茲

維恩斯基是個電車工人，邀了格羅托夫斯基的兒子伊克那斯和柯慈勞斯基的兒子胡拉德克一同去出清地窖。可是，當第一次空襲時，只有電車工人的女人和她的兩個孩子以及住在三層樓上的女裁縫躲避到地窖裏去。女裁縫的女兒萬齊亞是在美容室裏專門替人修剪指甲的，却還在店裏沒有回來。那些年齡比較大的男孩子都在屋頂上看熱鬧。其餘的房客呢，簡直就滿不在乎地逗留在自己的房間裏。

這座公寓相當小，並不引人注目。它孤獨地矗立在一條由市中心伸展到郊外去的街道盡頭，也就是在華沙和近郊的一個小鎮奧柯泰連接的地方。這座房子一面是貼連着那個廣闊的、在冬天可以改爲溜冰場的賽車場，另一面是毗連着一排建築得參差不齊而不好看倉庫和木材堆棧。那些倉庫和堆棧都是逐年隨便添建起來的，所用的建築材料又是東拼西湊，所以就格外顯得不好看。從公寓前面的窗子望出去，可以看見一個建築工場。大房東正在那邊開始建築一所很大的、預備出租的公寓房子。這所房子面臨着另外一條街道。當時曾經傳說，只要等新公寓建築完成，這所舊公寓內的房客便要在新公寓內獲得住所，而舊公寓便須拆造，改建成爲一所新式大廈。這時候正是大房東可以在農業銀行獲得大量信用貸款的當口呀。可是後來發生變化，信用貸款忽然中途停止發放，這個計劃便不能實現了。因此一直到了一九三九年，那所沒有完工的房子總是矗立在那兒，光禿禿地沒有屋頂。至於現在所說的老公寓，那是因爲旁邊沒有和其他房屋相連接的關係，竟被防空司令部所忽視了，在窗子上連預防空襲的紙條也沒有貼上。

這公寓裏的人家並不多，他們平素也不相往來，可是大家都向底層那間店鋪購買日常需要的東西。這間店鋪的主人是個女的，名字叫做魯賓斯坦。關於她的來歷，那位女裁縫知道得最詳細，因爲

她們是同鄉，都在齊夏諾生長的。她知道女店主的丈夫是個很活動而且前進的男子。在好多年以前就把她帶到這裏來。女裁縫雖然時常在咒罵她，可是也在她這間小店裏購買一切應用的東西，從小麵包一直到縫針、布帶都向她買。這家人家的戶口變動是由公寓管理員負責登記的。十年之中，自從這一家人由齊夏諾遷到這裏以來，老闆娘魯賓斯坦在這裏生了五個孩子，却死了兩個。那個老闆施慕兒·魯賓斯坦本人，已經去世了。整個公寓的人都不曾留意到這一家人平素是用什麼方言談話的。那個當教員的布爾俊斯基似乎曾經說過，在他學校裏的學生中，有一個男孩子叫馬理安·魯賓斯坦，他的媽媽又叫他馬利斯，而同學們却開玩笑地叫他為莫利慈^①。公寓中的孩子們趁老闆娘的第二個孩子露齊亞恰巧沒有把她的妹妹郁蘭泰用車子推到外面去玩的時候，就邀她到院子裏去遊戲。店旁邊就是看門人柯慈勞斯基的小房子。他那個僵硬而高大的身軀是大家都熟悉的。他的腿患了風濕症，祇能笨重地拖曳着走路。一說到他，大家都覺得很奇怪，他本來是個五金工人，早已因為患有風濕症不能在廠裏工作了，為什麼這次偏要徵召他這個有病的看門人而不去找樓下那間印刷所裏的兩個工人，或者那個年輕力壯的電車工人呢。因此，他的女人就到處訴苦。她也很不滿意那個印刷所裏的排字工人奧齊默克，但她最厭惡的却是萊拉的未婚夫——那個在工業專門學校讀書的學生，她時常在深更半夜還要替他開門。她曾經大聲而公開地把她的意思告訴那個電車工人米也慈維恩斯基。平時，她只有對於安娜是很尊敬的，因為她們兩個很談得來。樓下底層的那一邊是一個小型的印刷所。營業的主要收入是依靠印刷一些果子露瓶上的瓶籤。聽說印刷所裏的老闆同時

① 歐洲人的名字可以有幾種讀法，這裏特地引用了幾種讀法，暗示他是猶太人。

也是這個果子露製造廠的投資人。除了印刷果子露瓶的瓶籤以外，還承印名片和結婚請帖以及其他一切類似的文件。奧齊默克是個年青、漂亮的排字工人。因為印刷所裏的同事時常調動，他經常要在房屋管理處辦理戶口報進報出的工作，便和女管理員的女兒萊拉搞得很熟，常常喜歡藉招攬刊印她的喜柬來同她開玩笑。他是個年青小伙子，照例是和另一個印刷工人同住印刷房旁邊的小房間內的，但他的同事却耽不長久，總要調動工作。他對於同事的常常調換並不覺得有什麼留戀或傷感。他很肯定地說過：“他們嘛，只要偷學了一些本事就跑了。”但他的那些同事却覺得奇怪，他有這樣好的排字技術，為什麼甘心耽在這樣小的印刷所裏。也許他樂得在這裏自由自在吧。真的，他有許多空閒時間和活動的自由，他可以在任何時間跑到城裏去。他是個生性樂觀而且喜歡交朋友的人，尤其喜歡和小朋友來往。住在二層樓的會計科長的兒子伊克那斯也常常去找他，並且很得意地把親手印好的自己的名片帶回家中。奧齊默克和伊克那斯很談得來，也很懂得在青年中怎樣去樹立威信。歷來在他那邊耽過的那些學徒都很敬愛他，即使他們離開了這兒的工作崗位很久以後，還和他保持着聯系。

那個看門人的女人柯慈勞斯卡，既不喜歡印刷所，也不喜歡奧齊默克，甚至對於他的同事也不喜歡。但她十六歲的兒子胡拉德克却願意在奧齊默克那邊學習印刷技術。他的父親倒也不反對，認為這總是一種可以有收入的行業。而且，他也是越來越擔心，恐怕他的兒子在工業學校畢業之後不容易找得工作。過去，爲了兒子的就學，他們夫妻倆的確費了好大的勁哩。

在二層樓上住着兩家人家，每家都有着三間正房和廚房以及一些小房間。這兩家却有些貴族氣派。那個女管理員雷斯尼也甫斯卡的一家，聽說的確和貴族有些關係。三樓的裁縫和樓下的女看門

人有一次曾經爲了這家是不是貴族的問題發生了爭執。管理員娘家的姓是威列俊斯卡，所以女裁縫的女兒萬齊亞堅決地認爲那是個伯爵的姓。但是看門人的妻子却不以爲然，認爲很有疑問。女管理員在戶口登記簿收入欄內只填寫了“有資產”三個字；什麼叫做有資產呢？爲了報酬她做了一些並不繁難的登記工作，大房東就給她白住房子，這也不見得是怎麼高貴的。有人說過，大房東對於她已去世的丈夫雷斯尼也甫斯基還擔負着某種責任哩。其實她的主要收入的確只有依靠出租多餘的房間給大學生們或者那些戴着社團便帽的地主階級的纨绔子弟們。關於其中的秘密，樓下的女店主恐怕也很知道。而且，她的女兒萊拉爲什麼要打扮得很好看到一個學校去住讀，又打算要讀大學呢？還有，她的母親雷斯尼也甫斯卡工作得也够累了，爲什麼這家人家總不見得有餘錢呢？這難道還說得上有資產嗎？這無非是鍍了金的貧困，貴族是說不上的。

這一層樓另一面的人家是絕對不爲人們所注意的。他們的房租總是按期繳付，也沒有向樓下的小店除過東西，他們簡直就很少在這裏買零雜物件。這家的主人卡齊米爾茲·格羅托夫斯基是在消費合作社工作的。他的妻子只管理家務。她在戶口登記簿的教育程度欄內填上了“受過高等教育”字樣，但是誰也不能瞭解，她所填的“高等”是指的什麼，而且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填法。她那十五歲的兒子從來就很少出現在院子裏。其實，除了看門人的兒子胡拉德克以外，倒也沒有和他年齡相當的小孩可以作伴的。在好幾年以前，伊克那斯有一次在路上和人相打，並且佔了上風。那時，他曾經把一個年齡比他大的頑童從一大羣的年輕人裏拖了出來，狠狠地把他揍了一頓。原因是有一羣小孩站在籬笆外從縫隙裏看賽車場內的比賽情形。但這一羣人却不願意魯賓斯坦的兒子也夾在旁邊看熱鬧。他們推他出去，並且拿了石子向他擲。這時候，伊克那斯恰

好從學校回來，一看見這種情形沒有多加考慮立即向這一羣頑劣的兒童衝去。他們馬上就跑散了，只有其中的一個和他對抗。這裏的老闆娘連忙跑出來，幫着馬利斯把拋散在地上的書本和簿子收拾起來。而伊克那斯却騎在敵人身上，用拳頭亂揍，揍得他狂叫。其實伊克那斯全靠他初次進攻的猛烈，才能够打倒他的敵人；而且，如果不是奧齊默克來得正好，那末結局也可能是於他不利的，因為奧齊默克有一種堅決果敢的威嚴，把伊克那斯的敵人給嚇退了。這時候，伊克那斯檢起了他的書本就走回家去。奧齊默克說了幾句稱許他的話，顯然他是覺得很得意的。

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間，這所公寓裏年紀最大的男孩子——伊克那斯和胡拉德克兩人就自動地邀同印刷所裏的學徒華澤克·科托維慈跑到屋頂上去担任空襲時的瞭望工作。伊克那斯在這方面特別顯出他的才幹來，因為他熟悉整個公寓的情形，他知道所有小孩的名字，並且瞭解他們的性格，甚至對於萬齊亞的頭髮應該如何梳法以及其他的美容方法等等，都能提出很恰當的意見。

萬齊亞的年齡並不見得比伊克那斯和胡拉德克大許多。女裁縫常常在一批小孩面前提起她已經死去的男人，並且訴說她怎樣含辛茹苦地維持生活，撫育女兒，但是她從來沒有在樓下的店舖內提到她的男人。這也許因為她知道那個老闆娘還記得，她當年在齊夏諾的時候有過好幾個男人，倒是一個都沒有死去，只不過其中有一位却留給她一個作為紀念品的女孩哩。不過，有一樁事實是無可否認的：女裁縫的確是辛勤地工作着；她努力指望她女兒將來能够成“人”。當萬齊亞還在讀書的時候，她就很細心地替女兒打扮起來，並且替她在髮辮上打了一個蝴蝶結。女裁縫又很希望萬齊亞能進商業學校讀書。有一次當她替會計科長的女人安娜縫改衣服的時候，就曾經詳細地打聽在消費合作社工作的待遇。當然，那些待

遇是不會使她滿意的。她一心盼望的就是希望萬齊亞能够在雅卜爾考夫斯基兄弟公司或者赫爾賽公司①工作。

但是萬齊亞並不急於要進商業學校讀書，她認為要化三年的光陰去學好一些商業門徑，未免是太不上算了。此外，她認為到小學裏的高級班去讀書也是浪費時間的。至於說到站在櫃台後面做生意，那末即使是在華沙城內最華麗的商店吧，她也覺得是討厭的。總之，儘管媽媽有着許許多多的幻想，女兒却是個專講現實的人物。她以為姑且不論很不容易獲得在大公司裏工作的機會，即使是有了這個可能吧，那末花了幾年的光陰去讀書，結果是在一天十二小時內只有稱些麥片，包紮些鱈魚，那才不值得哩。因此，萬齊亞決心要親自去創造自己的美好生活。後來，她跑到美容師史坦尼斯勞那邊去了幾次，請他燙了幾次頭髮，她很快的就得着美容師的許可，跟他去學習技術，並且以後就在那邊擔任專門替人修整指甲的工作了。那些高貴的婦人們很喜歡在修指甲時講述她們在生活歷程中一些有趣的故事。而一般先生們呢，他們尤其讚賞她那修飾指甲的本領。他們認識不久之後，便也一同出去看電影，一同跑到林蔭道上去散步了。於是鄰居們不止一次的聽見她的媽媽高聲地在咒罵她的女兒，並且警告她說，這樣的亂搞下去是危險的。但是鄰居們也聽見萬齊亞在反駁她的媽媽，一點也不承認有什麼錯處。她帶着譏諷的口氣說她的媽媽根本就不必擔心，她自己懂得怎樣做人，並且一定比她的媽媽聰明些。

她們母女倆的高聲爭吵，隔壁人家都可以聽得清楚。女裁縫的隔壁鄰居就是當郵差的克拉夫希克。他的女人爲了這件事情很傷腦筋，她有兩個女兒，一個是十歲的克里西亞，另一個是十一歲的

① 這兩個都是大百貨公司。

巴西亞，她總想努力設法使這兩個小姑娘不會受到惡劣環境的影響，而這女裁縫母女倆的惡劣行爲，倒是容易影響到姑娘們的。郵差的女人便把這樁心事告訴過看門人的女人，又告訴了電車工人的女人，甚至也去告訴了樓底下的老闆娘魯賓斯坦，儘管老闆娘對於這件事是有些漠不關心。那個住在郵局對面的、做教員的一家，她從前也曾時常去走動過。這次她居然也跑去訴說她的心事，說女裁縫母女倆在說齷齪難聽的話。又說小孩們在放學回來後和人家打架並且在馬路上亂逛的事情。

兩年前的一個晚上，這所公寓內發生過一件空前的驚人事件。那個當教員的布爾俊斯基家裏被警察搜查了。看門人柯慈勞斯基是陪着去的。警察在房子裏亂翻東西，使得教員的女人受着不小的驚嚇。她本來是自己給小孩子哺乳的，自從受了驚嚇以後就一點兒乳水也沒有，只好改用乳粉來餵小兒子胡羅德克了。在搜查的時候，發現了教員家中有着無數的書籍和紙頭。因此警察曾經搜了好幾個鐘頭，但是並沒有一些違法的證據，警察也就沒有逮捕布爾俊斯基。可是，那個郵差的女人從此就不尊敬他了。過了一年以後，將要到五一勞動節的前幾天，警察又來光顧教員的家。他們這一次在房裏逗留不久就把教員帶走了。雖然過了幾天以後這個教員又被釋放回家，並且繼續在學校裏教書，但是大家都已經知道他是政治上被認為有嫌疑的人物。

那個電車工人的女人米也慈維恩斯卡——她的最小的孩子和胡羅德克同年，並且是在同一月份出生的——曾經很害怕地問她丈夫，是不是會受那個貼鄰的牽連而遭到禍害；同時，她又懇求她的男人，千萬不要在走廊裏和教員談話。她的男人却大聲地叱斥她，叫她不要好管閒事。電車工人平素對他的女人管得很嚴，所以這次他的女人對於鄰居也就害怕了。其實他的女人也沒有時間去管這

些閒事，一來是因為她有兩個孩子，要洗衣、燒飯、揩地板，哪裏還有時間！而且，她的男人還有許多同事時常跑來訪問；有時在晚上，她還要跑到那街角上的酒店裏去替她男人買燒酒哩。可是，他們也沒有向魯賓斯坦賒過賬。那個女裁縫和人談話時常常表示不瞭解，這個電車工人的錢是怎樣來支配的。其實，電車工人的女人有親戚住在格羅葉克附近的一個村子裏，他們時常給她帶來一些麵粉和鹹肉，有時還帶一隻雞哩。至於米也慈維恩斯基呢，他雖然不許他的女人和鄰居的女人們閒談，但他自己却喜歡和教員談話，和印刷所裏的排字工人奧齊默克談話，甚至和看門人柯慈勞斯基也時常談話。那個看門人却很喜歡講他沒有患風濕症以前，在階爾拉赫機器廠工作的事情。

總而言之：男子們有男子們的事情；女人們也有女人們自己的事情。孩子們就在樓梯口跳跳蹦蹦，吵吵鬧鬧。所有房客都過着他們的日常生活，也有他們日常的心事。甚至炸彈的爆炸也不能馬上使他們把慣常的生活方式有所改變。